# 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唐六十五

張詵夫人樊氏墓誌

石高廣各二尺二十四行

行二十四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張府君夫人上黨樊氏墓誌銘　并序

大聖善寺沙門至咸撰

代之所重曰名人之所寶曰位休禎弈棨昭德延祥其

惟張氏乎公諱詵隴右天水人也曾祖元植皇朝盧龍

府折衝祖宏遠甘州司馬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公即
長沙之孽子也幼而貞敏長而嚴毅歷職清貫皆著能
績兵權於湖南揔劇務於河府才當辟畫京牧爪牙天
不憖遺溘先朝露以貞元十年八月廿日終於洛陽永
泰里之私第春秋六十九夫人樊氏曹州南華縣丞彥
府君之息女蘊德柔明言行端淑習禮節總而從好俅
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彼蒼不祐所天先逝撫訓孤幼孀
迴纏哀妄疾遘嬰日然也化以貞元廿年四月十日終
於家第享年五十有子三人長曰壯重次曰壯咸皆幼
而敏惠年未弱冠相次夭亡季子壯齊泣血叩踊吊影

長踰惟家之報克紹先烈有女五人長女出家寧剎寺大德法号義性戒律貞明操行高潔弟妹幼稚主家而嚴二女適京兆杜氏及乳而亡三女適天水趙詡四女適安定梁秘五女在室而殞今孤子孤女等哀踰失容擗踴屠裂先遠有日龜筮協宜以永貞元年十月廿日合而窆之雙棺同穴葬於平樂鄉朱陽原禮也栽植松槓以標不朽爰託斯文旌乎厥美詞曰

於戲窅達兮英武雄名遂身歿兮弓劍空夫人淑慎兮相次終哀哀嗣子兮泣蒼穹良辰宅兆兮安壽宮青山黯黯兮何人在白楊蕭蕭兮多悲風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眞言

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薩婆

訶

碑爲沙門所撰因其長女出家寧剎寺或受戒于沙門也唐世重釋氏風俗之無禮如此後有般若波羅心經眞言揭諦作羯諦釋氏之書有音無字固無不可假借爲之云葬於平樂鄉朱陽原亦洛陽古鄉名以好佚爲好逑異文以窆爲宦俗字中州金石記

張君與前誌稱鴻臚少卿者爲一人前誌雙名敬詵此誌單名詵前誌稱馮翊同川人此誌稱隴右天水

人前誌稱左金吾衛大將軍元長府君之孫此誌稱
祖定遠甘州司馬前誌稱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
府君之次子此誌稱父潭州長沙縣尉惟書子女及
卒之年月符合而張君又非別爲人後者疑不可曉
也授堂金石跋

按此碑與前張敬詵碑互勘有同者有不同者其
同者如夫人樊氏子三人叔重叔威叔齊女五人
長女出家寧刹寺兩碑皆同則張詵即張敬詵固
無疑矣其不同者如前曰馮翊同川人此曰隴右
天水人前曰左金吾衛大將軍太常卿元長府君

之孫此曰祖定遠甘州司馬前曰中散大夫撫州長史崇讓府君次子此曰父崇正潭州長沙縣尉前書官曰朝請大夫鴻臚少卿河南尹押衙此曰雲麾將軍河南府押衙前曰貞元十年八月廿三日卒此曰貞元十年八月廿日前曰春秋六十八此曰春秋六十九前曰窆于瀍澗之陽邙山之新塋此曰合葬于平樂鄉朱陽原前曰三女歸王氏此曰三女適天水趙詡兩碑互異如此唐書地理志同川縣屬慶州順化郡隸關內道今屬甘肅慶陽府若馮翊郡馮翊縣屬關內道之同州今屬陝

西是馮翊與同川不能併合爲一也天水縣屬秦
州隸隴右道今屬甘肅是天水與同川又顯然兩
地不相聯屬前碑不書曾祖而書其祖諱元長此
則書曾祖而曰諱元植曾祖旣諱元植則祖似不
應諱元長此互異中之最難揆度者至前云叔重
叔威叔齊皆年始能言昂昂逸足此則云叔重叔
威相次天亡惟季子叔齊在也前云女五人長從
稱次歸杜三歸王兩女尙幼此則云二女適杜氏
及禮而亡三女適趙四女適梁五女在室須蓋事
逾十年而人事屢更矣詳玩此碑是爲樊夫人合

葬而刻誌經營出自長女叔齊年㓜不能詳具事實皆憑長女記憶述之而撰文者又係沙門其舛錯無足深論而家門衰落如此女子猶知立石以誌其墓亦可哀也矣

柳宗直等華嚴巖題名

石横廣一尺八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十一行每行約十字正書左行

永州刺史馮敘

永州員外司馬柳宗元

永州員外司戶叅軍柴察

進士盧遵禮

進士柳宗直

元和元年三月八日直題

按題名柳宗直柳宗元唐書宰相世系表但有宗元而無宗直柳河東文集有從父弟宗直殯志知宗直爲宗元之從父弟也殯志稱宗直字正夫善操觚牘今題名是宗直書宗直雙名而題名單舉直字他石刻未見宗元初因王叔文韋執誼二人得政引擢禮部員外郎永貞元年憲宗內禪二人貶謫宗元亦貶永州司馬此題在元和元年三月蓋官永州未久也

# 賈竦謁華嶽廟詩

行字不計正書在華陰縣

華嶽廟後周天和碑側

## 謁華嶽廟詩

賈竦作并書

老柘寒颸颼澗祠晝窅窅闢門華山北嵐氣沉日夕
國家崇明祀五岳盡封冊禱我西土民報君金天籍惟
神本貞信以道徵損益無乃惑聰明訛言縱至覡因偱
作風俗相與成竊溺疲病閭里毗錐刀徃來客我行歲
云暮登殿拜瑶席奠酒徹明靈緒言多感激欝然展冠
冕稟若生矛戟斑駮石色重陰深香煙碧虹梁無燕雀

玉座鎭他蝪肹鬰似有閒依俙疑所覿髫年業文翰弱
冠荐乇厄天命幾微𣿬神遠徙悚惕今來遊上國幸遇
陶唐甄正直不吾欺頗言從所適
唐元和元季十月二十八日
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㪅太和六年四月廿六日
重修
元和元年十月著作郎河南賈竦謁華岳廟賦五言
詩題名太和六年四月其姪男宣義郎行華州叅軍
事㪅修之修之者殆鋟之也詩題北周天和二年趙
文淵書万紐于瑾所撰華岳頌之左方頌之陰則開

元八年劉升書咸廙所撰精享昭應碑也其右勒顏眞卿乾元元年題名工每椎拓三面而遺竦詩以是流傳者寡然其詩特醇雅顧圖經未之采焉縣書亭集

竦賈餗兄據宰相表則竦官著作郎也無姪攷名可以補史之缺關中金石記

按賈竦官著作郎而此詩自題不署銜則是未仕時作也竦爲餗之兄餗居相位在文宗朝當元和年官不過員外郎未顯也玩竦詩有云髫年業文翰弱冠荐屯厄今來遊上國幸遇陶唐歷正直不吾欺願言從所適則顯然是未第而求神佑者此

詩全唐詩未收故無從詳攷

乘廣禪師碑

碑高七尺九寸廣三尺七寸五分二
十五行行五十四字正書在萍鄉縣

唐故袁州萍鄉縣楊岐山禪師廣公碑文

朗州司馬員外□□正員劉禹錫撰并書

中山劉申錫篆額

天生人而不能使情欲有節君牧人而不能去威勢以理至有垂天工之隙以補其化釋王者之位以遷其人則素王立中區之教懋建大中慈氏起西方之教習登正覺至於乾坤之位而聖人之道參行□其中亦猶水

火異氣其成味也同德輪轅異象其致遠也同功然則
儒以中道御群生罕言性命故世衰而寖息佛以大悲
救諸苦廣啓因業故劫濁而益尊自白馬東來而人知
像教佛以始傳而人知心法宏以權實示其攝修味眞
實者卽淸淨以觀□存相好者怖威神而遷善序□□
□植□□豈福□□□□□鏡業以銷寃□□□□冥昧
之閒泯愛緣於死生之際陰助教化摠持□天所□生
成之外別有陶冶刑□不及曲爲調柔其方可言其旨
不可得而言也惟四海之大羣倫之冨必有□其門而
伏其宗者爲世導師焉禪師諱乘廣其先容州姓張氏

口歲尚儒以俎豆爲戲十三慕道遵壞削之儀至衡陽
依天柱想公以晉初地至洛陽依荷澤會公以契眞乘
洪鐘蘊聲扣至斯應陽燧含焰晞之乃明始由見性終
得自在常謂機有淺深法無高下分二宗者衆生存頓
漸之見說三乘者如來開方便之門名自外得故生兮
別道由內證則無異同遂以攝化爲心經行不倦慭彼
南夐不聞佛經篏是結廬此山心與境寂應念以起教
隨方而立因居涉旬而善根者知歸逯周月而漸縛者
漸口口月倍日以年倍時瘠口口開荒憬濟草邑中長
者梟十方善衆咸發信頟大其藩垣法堂四 可 殷宏僧

舍身心恒㝡象馬交馳隨其去來皆得利益踰嶺之北
涉□□南仰□□□□□有所在此地□盡脩然化俱
神歸佛境悲結人世自趺坐而滅至于荼毗三百有六
□髮加長容澤差衰真子號□圍繞薪火□□□如珠
璣□數十百爲□□背圓方之形故寂滅以□盡入菩
提□位故殊相□地靈□猶鳳毛□□麟角生肉必□
以異□知其然於是服勤聞法之上首□甄𫊸乃率其
徒道進圓㝡道宏如亮如海等相與抆淚具役建塔于
禪堂之右端從衆也初　廣公始生之辰歲在丁
巳當　□宗之中元生三十而受具更臘五十七

而終□之夕歲直戊□當　德宗之後元三月既
望之又十日也後九年其門人還源以爲崇塔以存神
與建銘以垂休皆弭像寄懐不可以闕一□謂予爲習
於文者故趼足千里以誠相攻大懼其先師之德音與
時寖遠且日白月中□東川無還颷于金石傳信億刼
彼墮淚之感豈儒家者流専之哉訓斯言銘□真俗宜
春得良守　齊□理行□一稚有護持之功化被
于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廻向如邦君之志□偕
其爵里名氏列于其陰文曰
如來說法　遍滿大千　得勝義者　强名爲禪　至

道不二　至言無辯　心法東行　羣迷丕變　七葉
無嗣　四魔潛扇　佛衣生塵　□法如線　吾師覺
者　寘極道樞　承受密印　端如貫珠　一室寥寥
高山之隅　爲□□□　百千人俱　裏民蚩蚩
戶有扉渠　擿以方便　家藏仏書　顉力既普　度
門斯盛　合爲一乘　散爲萬行　卽動求靜　故能
嘗宗　絕□離覺　乃得究竟　生非我樂　死非我
病　現滅者身　常圓者性　本無言說　付囑其誰
等空無得　後覺得之　像□靈塔　跡留□祠
十方□輩　瞻祇□斯

元和二年五月二十七日建

右楊岐山禪師廣公碑廣公者乘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竺道生曰生公慧遠曰遠公寶誌曰誌公齊已曰已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柏子庭噩夢堂訢笑隱泐季潭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尟矣此文載於劉賓客集以石刻校之不同者廿餘字皆當以石本爲正乘廣弟子甄叔亦有塔銘今集本叔作升誤之甚矣碑文之末有時宜春得良守齊口 似是君字 理行第一雅有護持之功化被於

邑之庶寮及里之右族咸能回向如邦君之志故偕具爵里名字列于其陰凡五十字集本無之當是夢得編定文集時删去之耳碑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當元宗之中元終之夕歲直戊寅當德宗之後元攷明皇三改元先天開元天寶則開元爲中元也德宗亦三改元建中興元貞元則貞元爲後元也夢得自署銜云郎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蓋當時遷謫惡地不必待缺大率員外置之東坡詩云逐客不妨員外置正用唐故事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爲中山劉禹錫撰及正書碑記年書中元後元他

碑亦希見鳳臺符燕亭官萍鄉拓得之贈予前著錄者未及也 授堂金石跋

按碑不言禪師春秋若干據云始生之辰歲在丁巳爲開元五年故云元宗之中元終口之夕歲直戊寅爲貞元十四年故云德宗之後元以此計之是春秋八十二也然則三十受具更臈五十二可据以補碑之泐

韋臯紀功碑

碑高一丈二尺六寸廣七尺一寸二十九行字數無攷行書在簡州

上闕 四川節度 大使檢校 司徒兼 中書令上柱國南康

郡王韋皐紀功碑銘并序

御製

□□奉　勅書

上闕□以陰陽下闕忠賢作弼宣翼賛之力用能致下闕上闕□

則孰下闕柔之略致恢復之勳者焉下闕

上闕祖太宗受下闕握乾符以垂統廓宇宙而貞觀盛德被

於下闕

上闕宗重光克□下闕庭禦大災清大難佐□□□削生才

賢斯賓我□下闕上闕□垂佑□□下闕謀猷技忠義之臣以

□□□鎮乃命左金吾大將軍韋□下闕上闕而有謀□集

□下闕其鎮撫之宜至則宣下闕□□朝旨揚國威仁義服
下闕□足弃織□之□下闕人知國家有安撫之□□□□
□矣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下闕
上闕□龍□大定區夏下闕□來朝獻開元中詔以家□□
爲雲南王天寶儁州將軍善能□下闕上闕□□西川其孫
□下闕歸内附朕嘉其誠節懿下闕特值搶攘而心不變易
乃□□下闕上闕爲司空而九土以平契□□□五教以
敷蕭何漕運不乏而□□□□□籌帷幄□下闕朕深
惟德化之未遠風□□□□惻此元元以圖無疆之休
□□□□於上闕以一旅之師□一□之□□□□徒外

牧黎庶一時□□闕下□然闕下闕上□□闕下謹財賦以豐其
用故得□□□□□□慾來遠人之貢賦闕下
闕上□□□□□□□闕下□言前事符響應□雲南闕下以致
遐邇尊王之闕下
闕上□□□□□闕下□爲秘臣輸賝委贄稽顙闕下
闕上□□德以□闕下□則□代之賢忠良之佐□□□□
豈虛也狀昔秦漢或闕下面非□□闕上□□□□闕下□謂
□□皐一心奉國百□□□□義之忱集邦家之闕下能
制□□闕上復王□□肆□闕下□言而理此皐之忠勳斯
闕下檢校司徒兼中□闕下等使冝□闕上□□闕下書蓋詳諸

家誄矣茲所下闕茂勳紀威績刺□下闕□臣共詞曰
上闕□□下闕鴻烈尊主以忠持危以節下闕□時之傑我有
□下闕□□惟□上闕□□□遐□□□下闕及此小康實扶
忠賢撫綏□□□□吾事惟臣□□西□下闕上闕□□□
□□惟一下闕前聞異時同致保族承家下闕苟能建績功
日不朽□□下闕上闕□□下闕□□上闕忠之□□□文武之
全才道□□□實維時傑純誠□於□下闕上闕宜刻金石
用表忠勳□□　股肱下闕上闕□念忠賢存於夢寐□
□□誄嘗體予下闕
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

碑陰

碑中大字四行共前十三行及後二行皆小字上下殘缺長短字數俱無攷行書

闕口言當道監軍使李仙壽迴奉宣　聖旨及伏

奉　手詔賜臣　御製口闕華光榮加於望

外藻飾皆以曲成仰瞻　日月之文徒荷　乾坤之

德拜　恩闕口無不照德無不容口物推誠愛人

以禮四門載闢百揆持叙加以天口詞鋒生口闕口諸

於律呂舒詞義叵於典暮雖漢稱五葉魏有三祖技討

比義何足籌戛口口闕口奉　成規以柔遠豈敢言

功伐　神武以淸邉祲將展効口臣爭口口闕口

錄微功俯矜 睿藻恩光照耀於遐邇文□俾軼於
古今臣□慶幸□闕□爲言非臣敢望徂□聽□蹤歸
於 聖主淸□雖陳□遇於上 闕□集大績
此皆□仗 天威在臣何有又云宣 皇風□□
□□□布闕 率伏南詔夙稟 成策得以宣明豈
敢貪天之功以爲微臣□力□□□□闕 眷私又
云一心奉 國百慮□公又云永光史策名臣□□
□□一□闕 特 詔皇儲發揮□妙 恩榮
昭彰於四海 文翰輝□於□□闕 去造期於盡命
以理戎蠻無□受 恩至深□□□陳之□□□

□□闕

貞元二十年十一月二十日光祿大夫撿校司□兼

中書□成都尹充劒南西川節度□大使□節度□

□□□□□□□□□□□□□□

卿元臣上宰道贊衡熙貞諒□彝忠□□闕之才寅亮

中樞懷柔遠俗□□寧息□□闕□列於金石禮亦宜

之卿將顧□心遠闕所謝知

前刺史丁公倪起屋立石　勒碑文惟和至□□其

□　闕周飾罔不補於前無也朝議郎使持節

商州諸軍事守商州刺史闕

碑在賓州郡市心君民宅下紹興丁巳穴土有碑石
太守命工取其石重撤民屋下果有碑錄其文乃御
製紀功碑銘并序皇太子書碑面殘缺不全惟碑陰
乃開成元年皋從孫珽爲本州守日紀述其文甚全
遂復葺之天下輿地碑記
右韋皋紀功碑唐德宗御製太子誦奉勅書計全碑
凡千二百言今殘泐所餘僅可辨者四百八十言而
已趙明誠金石錄有目無跋此外著錄金石家罕有
及之者宋人惟王象之碑目及鐵刻類編近人惟來
濬金石備攷載之而亦皆不詳象之碑目無年月金

石備攷云貞元二十年在簡州資刻類編年月亦同今觀碑首御製字大書勅書二字差小其筆意亦尚存晉祠萬年諸碑家法順宗時爲太子則是貞元二十年無疑也而碑尾云元和三年四月廿五日勒蓋碑之撰書在貞元二十年而立石在元和三年耳此一行年月非順宗書當是立石時仿其書補入者猶之廟堂碑相王旦一行亦補書者也所謂貞元二十年立者恐是文內有貞元二十年語因以爲碑立於其時耳今全文既不可讀而韋皐傳云皐在蜀二十一年皐以貞元初代張延賞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至

貞元末正二十一年則撰碑時皐尚在新唐書云皐大破吐蕃此在貞元十七年八月新唐書有月而無年遂圍維州生擒莽熱獻諸朝帝悅進檢校司徒兼中書令南康郡王帝製紀功碑褒賜之即此事也翁方綱跋

按此碑陽刻德宗御製文陰刻似係韋皐奏謝表德宗批荅其前刺史丁公倪云云一段後無年月殆即輿地碑記所謂開成元年皐從孫珽爲本州守紀述之語也德宗文殘泐兢所存字攷之碑云命左金吾大將軍韋口泐一字當即皐也兩唐書皐傳稱興元元年德宗還京徵爲左金吾衞將軍

尋還大將軍碑云雲南昔在漢爲西域郡顧祖禹
方輿紀要曰漢武帝元封二年開西南夷滇王降
以其國置益州郡屬益州部後漢增置永昌郡亦
屬益州部三國時爲蜀漢地又分益州置交州後
主建興二年改益州郡爲建寧又增置興古雲南
二郡以南中濶遠置康降督于建寧總攝之遙領
交州刺史今曲靖府廢味縣是其治處此雲南之
祿祀也碑云西域郡蓋即謂益州郡也碑云口來
朝獻開元中詔以蒙口口爲雲南王天寶嶲州將
軍云云方輿紀要曰白虎通戰國時楚莊蹻據滇

號爲牂氏漢武帝立白崖人仁果爲滇王而蹻嗣
絶仁果傳十五代爲龍祐那諸葛武侯南征師次
白崖立爲酋長賜姓張氏歷十七傳嵩貞觀世張
樂進求以蒙舍酋細農羅強遂遜位歸蒙氏烏蠻
別種也永徽四年細農羅遣使入朝上元元年子
羅炎晟立太極元年子晟羅皮立唐封爲登臺郡
王開元二十六年子皮羅閣立以破洱河蠻功乃
賂劍南節度王昱求合六詔爲一昱爲請于朝許
之賜姓名蒙歸義冊爲雲南王自是益強天寶八
載子羅閣鳳立始叛唐取夷州進附嶲州稱臣吐

蕃僭國號曰大蒙唐書南詔傳略同碑蓋叙其始末而文多泐矣碑云皐之忠勳下闕撿校司徒兼中闕下傳稱貞元元年皐拜撿校戶部尚書兼成都尹御史大夫劍南西川節度使代張延賞皐以雲南蠻衆數十萬與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乃遣判官崔佐時入南詔蠻說令向化以離吐蕃之助佐時至蠻遂相率入朝南蠻自嶲州陷没臣屬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至是復通五年皐遣大將王有道入蕃界於故嶲州臺登北谷大破吐蕃九年朝廷築鹽州城慮爲吐蕃掩襲詔皐出兵牽維

之以功進位撿校右僕射十一年九月加統押近界諸蠻西山八國兼雲南安撫等使十二年二月就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十三年收復巂州城十六年累破吐蕃于黎巂二州十七年吐蕃北寇靈朔陷麟州德宗遣使至成都令臯出兵深入蕃界臯乃統兵分道自八月至十月大破蕃兵擒獻論莽熱遂加臯撿挍司徒兼中書令封南康郡王今碑兼中書令尙存兼中二字而封爵則全泐矣臯之得功在貞元十七年其撰文紀功在二十年其時臯尙官蜀中至勒石在元和三年臯以憲宗爲

太子監國之初得暴疾卒事在永貞元年則立碑在卒後三年矣是碑在簡州久淪沙土中不顯于世昶族弟啓焜官是州得而出之因搨兩通見貽分其一以贈翁學士方綱存其一具錄如右

孟再榮造像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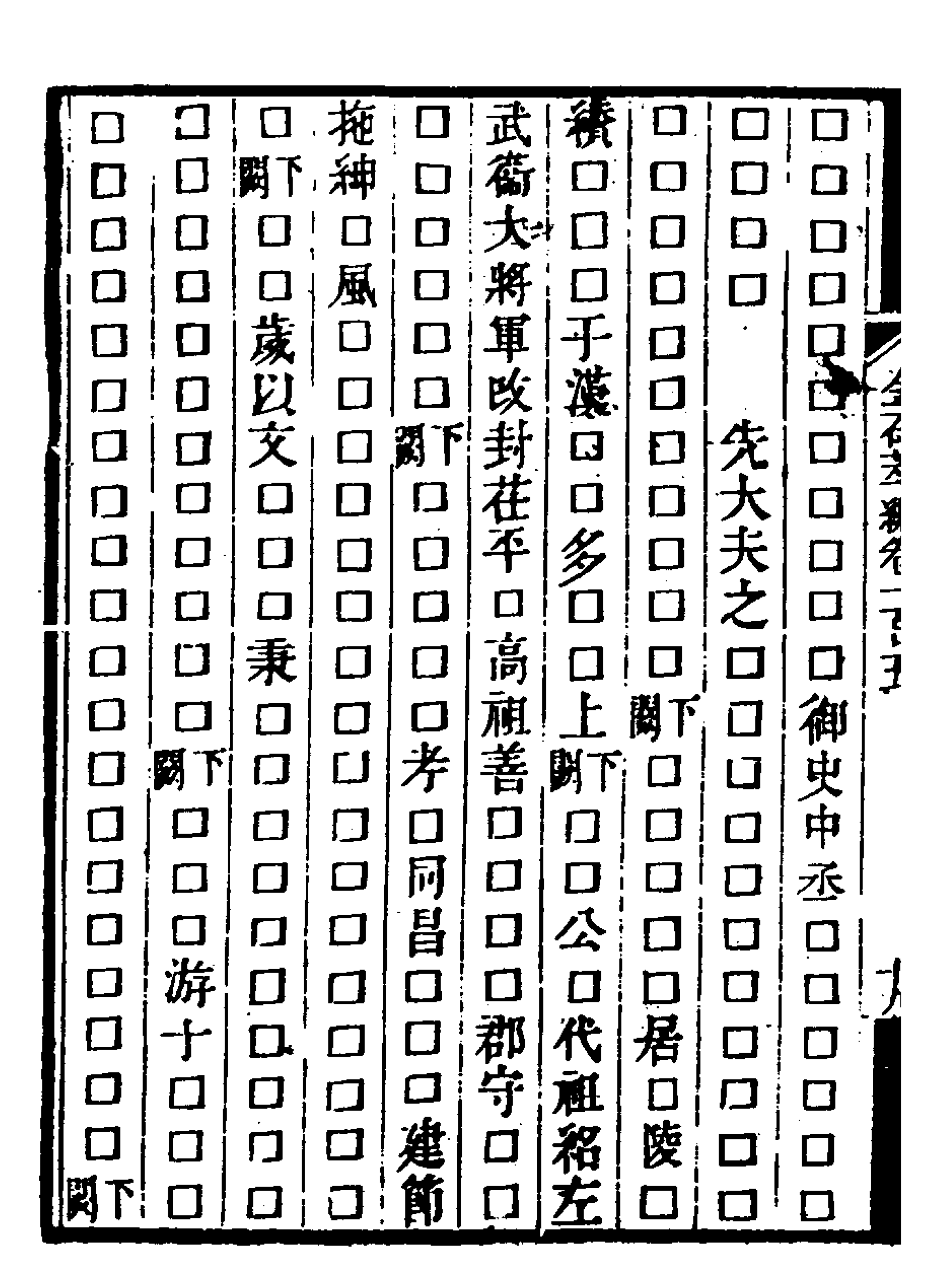
石刻記處橫廣一尺五寸六分高九寸六分十行行六字行書在西安府

大唐元和三年歲次戊子七月辛巳朔十二日壬辰清信弟子大盈庫柒坊等使雲麾將軍左監門衞將軍員外置同正員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孟再榮建立

賀叔向碑

碑連額高一丈一寸四分廣四尺二分三十一行行五十二字正書額題唐故左拾遺贈舒州刺史竇府君神道碑十六字篆書在偃師縣

唐故左拾遺內供奉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
□□竇□□□□□
朝議郎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羊士諤撰
□十一□朝議郎尚書□□□□□易直書
有唐左拾遺贈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竇
公□　夫□□□□□□□□□□□□□□□□
□□□□□□□□□□□揚郡覆釜山克葬於河南
之偃師□□□□□□凛然□□□□□□□之□□



□□□□□□□□□□□御史中丞□□□□□□

□□□□　先大夫之□□□□□□□□□□□

□□□□□□□□□□□下闕□□□□□居□陵□

積□□□于漢□□多□□上下闕□□公□代祖詔左

武衛大將軍改封茌平□高祖善□□□□郡守□□

□□□□□□下闕□□□□□考□同昌□□□建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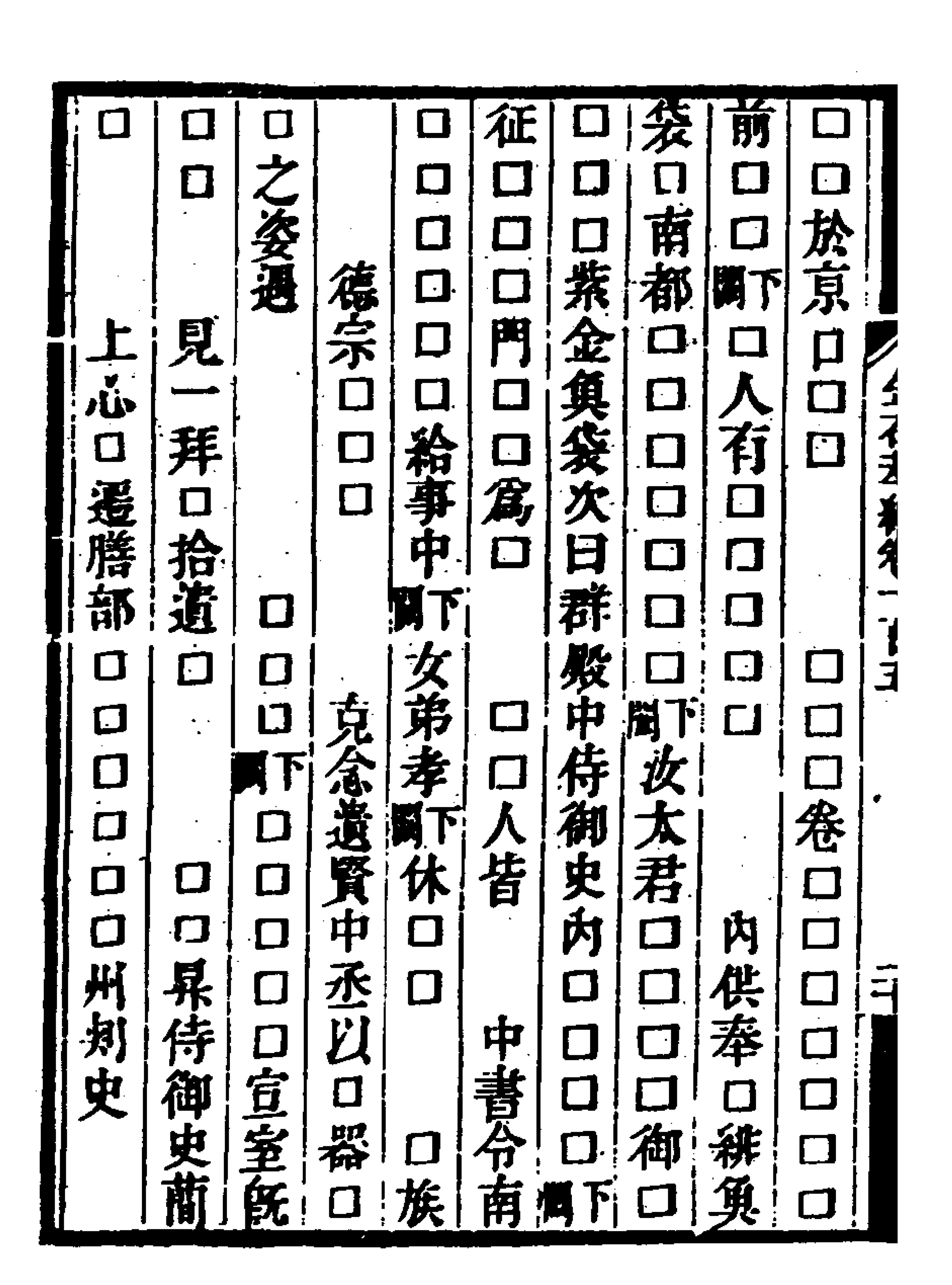
拖紳□風□□□□□□□□□□□□□□□□□

□下闕□□歲以文□□□秉□□□□□□□□□□

□□□□□□□□□□□□下闕□□□游十□□□

□□□□□□□□□□□□□□□□□□□□下闕

□□陵縣闕下□陌□□□官 祖□□□□□□□□
□□□□□□□□□□闕下□□□移鎮□□□□□
□□□ 詔□□□□□□□□闕下縣□□□書□
□□□□□□□□□□□□□□□□闕下□□□□
魏□□□□□□□□□ □□□□□□□闕下
□□取每歸厚於公□□□旣 □□□□□
□□□□□闕下□□□是徵□□拾遺內供奉□□□
□□□□□□闕下□□□諫□□□□□□風行雍
容 內廷□□□□□□□□□ □陵□
□□□ □□於□臣由□□二三諫官闕下□移



□□於京□□□　□□□卷□□□□□□
前□□闕下□人有□□□□　內供奉□緋魚
袋□南都□□□□□□闕下汝太君□□□□御□
□□□紫金魚袋次日群殿中侍御史內□□□□闕下
征□□□門□□爲□　□□人皆　中書令南
□□□□□□給事中闕下女弟孝闕下休□□　□族
德宗□□□　克念遺賢中丞以□器□
□之姿遇　□□□闕下□□□□□宣室既
□□　見一拜□拾遺□　□□昇侍御史蕭
□　上心□遷膳部□□□□□□州刺史



□□□□□御史中丞　□□□□□使其拜吏部
郎中□執邦憲其間嘗　先朝□□
今上□位國有大慶家宛□光□　□□　天明□
□□第□□□□□□□□□□□□□其作□於□
□□在□君子謂□□立身慎終追遠□者盡在於中
憲乎銘曰
猗歟□侯宜□諫臣沃心無隱直質而文賡歌柏梁□
□□□□□□□□□　南薰□□□□□□□□
□　□化斜繆言責其道屈伸斯人損益盡忠稱職事
光□□令嗣執憲　三朝匪躬易著□□詩

□□□□□□□□□□□□□石□啓□□□□□垂□
後昆觀德無窮
元□三年歲次戊子十月己酉朔五日癸丑建
金石錄有此碑金石略有竇易直書左拾遺竇叔向
碑羊士諤撰未詳即此其字摩滅棄在半王廟作供
几近始移置學宮其文之可辨者云有唐左拾遺贈
使持節舒州諸軍事舒州刺史扶風竇公洎夫人汝
南袁氏繼室贈臨汝太君□元和二年秋八月十七
□□啓殯自丹陽郡遷金山克葬於河南之偃師按
叔向墓在今縣西二十里蔡莊保韓愈撰國子司業

賁年墓誌銘云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次年郎
叔向子也碑又云西河郡公口代祖紹左武衛大將
軍畋封荏平公高祖善衡口慶口郡下闕三十六字荏平烈
考允同昌口司馬又云口夫人有子曰常殿中侍口
口丙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判口次曰年下闕又
云維室口臨汝太君有子曰羣御史中丞賜紫金魚
袋次曰庠殿中侍御史内供奉鎮海下闕曰鞏下闕接宰
相世系表賁武之後有敬遠封西河公居扶風平陵
孫善衡則碑云西河郡公者卽敬遠也世系表不載
紹當是敬遠之子子叔向爲四代祖也韓愈賁年墓

志亦無銘可援碑以補竇氏諸系之缺世系表叔向祖懷亶洪州都督襲公今碑缺此一代其子曰常曰牟曰羣曰庠曰鞏俱見劉昫唐書及世系表而官爵與表傳皆異可以參考易直穆敬時相劉昫唐書有傳碑稱第十一姪表誤上一格與叔向並列宜改正

羊士諤者柳宗元楊評事集序云泰山人墨池編稱其與韓梓材同在越州亦以文翰稱中州金石記

億按碑漫滅又以字畫纖瘦益難尋識近用細灰塡其上乃粗可讀今所存者質之新唐書世系表竇武之後又有敬遠封西河公昌黎集竇牟墓誌銘六代祖敬遠嘗封西河公今

碑河郡公卽西河公敬遠也於牟爲六代祖於叔向當爲五代碑代祖上缺一字當作四代下文又有高祖字始於叔向推爲四代則紹非四代也疑缺字仍作五代而西河公於叔向乃六代文公誌實牟墓或因其家諜狀有六代祖之文遂書以牟爲斷非也紹爲左武衛大將軍改封爲茌平公表旣不載紹惟云敬遠孫善衡左衛將軍襲西河公以下兩世並言襲公以碑證之紹旣改封茌平則善衡以逮子孫皆當襲茌平且碑書高祖善衡衡字僅存於旁又有郡守字及茌平字缺下乃云考允岡昌郡司馬是碑已言

襲荏平矣今表作龔西河又善衡依碑當爲高祖而表亦作曾祖史家謬誤皆此類也叔向始末尙有可見者云疾於權臣歿於京口文集七卷數句下載諸子曰常內供奉賜緋魚袋湖南都團練使常本傳但言杜祐鎭淮南署爲參謀歷朗夔江撫四州刺史次曰年（缺）御史賜紫金魚袋傳亦不言爲御史舊唐書但言賜緋其不載爲御史與新書同次曰庠殿中丞侍御史內供奉鎭數字皆全（寶年墓誌庠三佐大府自奉先令爲登州刺史）庠本傳終婺州刺史而表云漳登信婺四州刺史（舊書惟言澤州不及漳州傳表不同必有一誤）詳略較異然於碑所云者皆遺

不見錄此史之疎也次曰璽殘脫無文惟羣名位官
闕獨備撰者羊士諤書者第十一姪朝議郎尚書右
司員外郎名缺依稀似易直字易直見本傳而表云
易直字宗元相穆敬郎其人士諤爲羣所引爲御史
故於羣稱述頗詳有以也偃師金石遺文記
右左拾遺竇叔向碑第十一姪易直書易直兩字雖
磨泐以筆勢求之彷彿可見趙氏金石錄以爲竇公
直書公直名不見於宰相世系表疑未可據唐書竇
羣傳武元衡輔政薦羣代爲中丞羣引呂溫羊士諤
爲御史李吉甫以二人躁險持不下羣怯很反怨吉

甫今按吉甫以元和三年九月戊戌罷相碑立于是年十月癸丑士謌已爲侍御史計其授官必在吉甫未罷之日則吉甫亦未能終持不下也文雖殘闕其所敘世系頗可證唐表之漏據表叔向於善衡當爲曾祖而碑稱高祖善衡又云曾祖元口兗州任城令然則表脫任城一格矣其所述諸子官階與史不盡合史所載者從來敭歷之職此據當時見任而言非有異同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按撰文者羊士謌兩唐書無傳其詩載全唐詩小傳云士謌泰山人登貞元元年進士第累至宣歙

廵官元和初拜監察御史坐謫李吉甫出爲貴州刺史此碑結銜侍御史內供奉上護軍正即元和初所拜之官也碑文湮沒賴縣令湯毓倬表而出之毓倬字吉人南皮人領乾隆壬午順天鄉薦爲子門下士其官偃師也邑中金石竭力蒐羅凡掄陷沙土者盡拂拭而出適武虛谷億罷官歸同修縣志盡搨諸碑跋以入志毓倬之功不可沒也因附識之

諸葛武侯祠堂碑

碑高一丈一尺六寸六分廣五尺七寸二十四行行五十字正書在成都

蜀丞相諸葛武侯祠堂碑

節度掌書記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裴度撰

營田副使撿挍尚書吏部郎中兼成都少尹侍御史

賜紫金魚袋柳公綽書

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

與元直神交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之其機勢
於是翼扶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
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謂遐脆
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
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
出封堳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
不曰殘人以逞其虐之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必服
震疊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
也雖死口 兩集 恕德及於人也雖弈葉而見思此所謂
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

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　事崔浩之說又誌
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論鄭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
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　郡此乃
務　增德以吞宇宙不顯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
令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雖平居
人如適虛邑　彼則喪氣　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則魏大
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　國聲震八紘而
上下無異詞始終無愧色苟非運膺五百　冠生知局
以臻於此乎故龐德知人之明者倚杖日魚之有水仲
達歎人之雄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遂其行事度其

遠心願書短扎以排壽議而文字蚩鄙日日未果元和

二年冬十月　聖上以西南奧區復亂餘烈

龍眈未息汚俗未清輟　我股肱爲之父母乃

詔　詔相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

軒乃降藩服乃理將明　帝道郡落綏懷溥暢仁

風罔闢滋殖府中無留事宇下無棄材人知勸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　相國當今之政異代

而同塵矣度忝以庸薄獲參賓記隨　旌旆而爰止

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烈不忘而碑

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著或師表一城何流斯文以示

來夷況如仁之歎終古不絶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
都之人存必拜之感云尔

昔在先主思其疆宇擾攘廓依英雄兼輔爰得武侯先
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
不怨用之有倫柔服發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
仁中原所食不測不克以待何朕允臻其極天未悔禍
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走司馬死
而可作當小天下尙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摠漢
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道遇豈約亦皆然矣嗚虖奇
謀凵志天遏于嗟嚴立咸受譴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絶

甘棠勿翦野巳斯尊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 懿徙云固 結古柏森森遺廟沉沉不殊
雁祀以迄于今廡不駿奔若有昭臨蜀國之風蜀人之
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如公德音

元和四年歲次己丑二月廿九日建

鐫字人魯建

予同四川按察司僉憲濟南王敷萊陽曲銳觀武侯
廟碑論裴中立所作文體純正如甘誓允征不華不
俚柳子寬所書筆法遒勁如正人端士可敬可愛誠
二絕也且子寬在唐元和時與其弟公權皆以善書

名於世口嘗以筆法對穆宗曰心正則筆正筆正則可法矣穆宗改容悟以爲筆諫子寬爲山南節度使判納踊舞文吏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兄弟皆守正不回所以筆法各臻其妙也中立威望德業比郭子儀以身任天下輕重者三十年歷事四朝以全德終始豈獨工於文字而已哉噫人因文而顯文因字而顯然則武侯之功德裴柳之文字其相與垂於不朽也耶大明宏治十年丁巳仲春既望巡按四川監察御史藍田榮華跋

碑之來遠矣由唐逮今將盈千載日口[illegible]口間嘗過

讀竊有感焉已而詢訪遂獲的闕補以還其舊庶毀
璧復完而覽者無闕闕午孟冬之吉蜀府承奉滕嵩
謹識
闕
摧殘余蒞茲土表章莽礫之餘整復員贔之舊竊
以中立勳名將相包舉子寬正直伯闕靈永相呵護
不似舊庿烟銷也　皇清康熙十一年三月朔撫
蜀中丞羅森識
讀唐碑文瓌麗書端嚴稱雙絕匪溢當時不以文□
推裴栖重本也文傳者文重人傳者人亦重彬彬君
子哉粵東蔣傻膠西宋可發識

右記裴晉公度撰柳尚書公綽書是時在武相元衡幕中三公勳業年位雖小異要之不愧忠武侯者柳於書不得稱名獨米元章謂其勝誠懸碑在成都可七百年矣完好尚如新得非以僻故存耶弇州山人藁

右裴度撰文乃成化中重鐫者有御史榮華跋言子覽此書如端人正士筆法遒勁裴公文首稱秉事君之節者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者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惟武侯有之信如跋所言也蒼潤軒碑跋

碑有云誰謂阻深殷爲强國誰謂遳脆勵爲勁兵此用左思魏都賦稟質遳脆語廣韻遳七戈切脆也唐

書王伾傳形容蓬陋金石文字記

成都遭張獻忠之亂金石文字一無存者惟武侯廟碑尚完好裴武丞相元衡帥蜀時裴柳二公皆在幕中寔元和四年己丑也池北偶談

碑云陳壽崔浩之徒皆以變詐論節制之師以進取語化成之治謬甚余思考亭朱子猶目武侯爲笨況其他乎金石錄補

孫樵刻諸葛武侯碑陰文曰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熾矣武侯獨不憤不顧收死灰於蜀欲爐而再然之難乎爲力哉是以國稍用武岐雍間地

不只闊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賢
寧靡籌其不可邪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
安穀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發武侯之
所爲治庶幾矣然跼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
萬綽綽乎去留無我技者是亦善爲兵矣史壽以爲
短於應變眞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地曹之君臣
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
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
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
毅伍洎受託稷寄擅刑賞柄魯心不愧畏人不疑蹟

何意氣明信卓卓也武侯死五百載迄今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武侯之治比於燕夷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此文既刻於碑陰而無印本傳世明末大盜張獻忠入蜀屠殺之慘亘古未有萬里烟絕侯祠人也廟貌得保無恙家大人刺達州予擬遊錦江浣花未果此碑予得之故家宦蜀者而錄孫支於裝本之末來齋金石刻考略

是時元衡以宰相出鎮西川裴度柳公綽皆爲幕僚唐書元衡傳所云開府極一時選者是也柳公綽傳

稱武元衡節度俱爲判官尤相引重今案裴公時爲
節度掌書記公綽以營田副使兼成都少尹皆非判
官特同在帥府耳碑不見於歐趙二録王象之撰輿
地碑目始載之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此碑裴公題銜云侍御史質之本傳遷監察御史論
權梗切出爲河南功曹參軍武元衡帥西川表掌節
度府書記碑文當作于是時而爲侍御史史亦未詳
載碑在前明補刻今所見者已非舊觀用爲可憾耳
文苑英華辨證裴度諸葛亮祠堂碑故州平心與
元直神交謂亮與崔州平徐庶友善也而文粹以故

爲荆損堂金石跋

按此碑文苑英華唐文粹兩書俱載其文今取以互校如度嘗讀舊史英華作漢史聲震八紘英華作威震倚杖曰魚之有水英華杖作仗文粹亦曰作仗作如異代而同塵矣英華作同蹵尚父作周英華作佐周于嗟嚴立英華作平立此英華之與碑異也誰謂蓬胣文粹作誰爲雖死口而無怨文粹作雖從死而無怨據武功文粹作武公而上下無異詞文粹無而字或師表一城文粹作師長終古不絕文粹作不紀鋪敦渭濱文粹作鋪敷此文粹之

與碑異也標題祠堂碑下兩本皆有銘字故州平
心兩本皆作荆州震疊諸夏兩本皆作震慑爲久
駐之計兩本爲皆作謀寇亂餘烈兩本皆作餘孽
如仁之歎兩本皆作如在必拜之感云尔兩本此
下皆有銘曰二字鳴虖奇謀下兩本皆有奮發二
字下文口志天過兩本皆作美智天過若有昭臨
兩本皆作照臨如公德音兩本皆作知公此英華
文粹同與碑異也又檢四川通志載此文大率與
英華同而別有異者元直神交通志作昭烈神交
元德知人之明通志元德亦作昭烈願否矩札通

志作短袖大抵皆傳寫之訛當以碑爲正也然碑
亦有可疑者州平元直顯然是崔州平徐庶矣然
三國志諸葛亮傳謂軌陵崔州平潁川徐元直與
亮友善則不得爲神交且云州平心與元直神交
心字之義殊不可曉下文接洎乎三顧許以馳驅
是指先主三顧事與州平元直神交語氣亦不貫
嗚虖奇謀口志天過與下文于嗟嚴立咸受譴罰
句法一律今碑奇謀下多空兩格若從英華文粹
增奮發二字則句法不類似乎銘詞原不必有此
二格也乃詔諮相國多一詔字係衍文志願未果

誤書日日未果日日旁註志願二字疑皆是前明
補刻時滋譌耳碑云元和二年冬十月文粹作三
年據憲宗紀元和二年十月丁卯以門下侍郎平
章事武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平章事
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仍封臨淮郡公事與
碑合則文粹以爲三年者亦訛也至唐諱治字凡
治皆作理此碑銘詞易地而理仍作理字而文云
無治人之術直用治字與他碑別

雲居上寺詩刻

石横廣三尺二寸五分高二尺五寸二十
七行行十八字十九字不等左行行書

題雲居上寺并序

范陽縣丞吉逾

辛酉歲秋八月僕与節度都巡使王㬚□□軒轅偉□□猶子騶駼潛息益同躋攀於此勒四韻於後

詩

到此花宮裏觀身火宅中有爲皆是幻何事不成空晚籟鳴寒谷秋山響暮鐘欲歸林下路新月上前峯

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

同作

軒轅偉

不著登山屐捫蘿也上躋石梁分鳥道菩逕過雲霓梵

字千花裏秋聲萬籟齊门遊興未盡鐘磬度前溪

同前　　駒騄上

石室宸高峯躋攀到此中白雲連晚翠清磬度秋風未悟無生理寧知有想空且歸山下寺更欲問支公

同前　　口上

石路多奇迹幽巖藏寶經墓煙千壑裏新月一山明宿鳥知清梵樵人慣獨行為隨　歡奉從豈敢學逃口

同前　　鄭度都巡使太常卿上柱國王潛

萬木千峯空鳥喧潺潺〻水下長川人來石室藏何處一逕歸時帶暮煙

同前　男益上

文公禪誦處絕頂其登攀日色千峯裏鍾聲萬壑間口猿吟砌近沙鳥傍溪閑一逕口藜杖行行歌下山

按雲居上寺未詳處所據詩前稱范陽縣丞吉逾同躋攀于此云云則寺當在范陽矣唐時范陽縣屬涿州今攷日下舊聞引名勝志云涿州有智度寺在城東北隅捌自唐時有舊碑刻其後即雲居寺俱有石基浮圖疑即此雲居上寺也謂之上寺者以在智度寺之後也唐時舊碑刻或即指此碑吉逾諸人之詩全唐詩無一載者因並錄之以見

唐人詩千餘年來淪於草莽爲人所未見者蓋不勝紀云碑書暮煙作墓煙筆誤也

金石萃編卷一百五終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唐六十六

解進墓誌

石廣一尺四寸七分高一尺四寸四分十六行行十六字末行無字正書在孟縣學

大唐故鴈門郡解府君墓誌銘并序

府君諱進字進族茂鴈門派别條分今籍于京兆府鄠縣八步鄉解村人也　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即樂道之第二子也修短不意去元和四年三月四日疾終于河南府河陽縣太平鄉樹樓村之私弟春秋六十有

五郎以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權厝於私第北二里原之禮也霜妻李氏偕老願違哀號痛切嗣子忠信次子少遷次子少恭次子少璘次子少儀次阿小長新婦曹氏等號天叩地柴毀過禮殆不勝喪宅兆云具禮物咸備恐墳隴有變故刻頌立名以作未年之記

茫茫兆里　寂寂松扉　痛君子之長逝沒寒泉而不歸

右唐解府君墓誌銘三十年前於城西五里崇金山寺前戍樓村河岸側出土為前歲貢生席雲章購得移置縣西二三十里衡嶺村家塾嵌於壁上劉世俊比

因訪獨孤府君碑過見之雲章子志恒因送置縣學
文內稱祖諱齊而樂道不仕府君卽樂道之第二子
也二語內非祖字爲父字之誤卽而字爲父字之誤
當是書時失檢卽如誌內原之二字當作之原亦是
顛倒有誤此可見也然其文但誌族姓名字緜貫先
世卒葬歲月葬地妻子頗與王止仲墓銘舉例大指
相合且此外別不加贊頌語殊有古人不溢美之意
項見偃師進士武君名億所新得晉關中侯劉府君
韜墓誌銘亦似此均足矯後人諛墓過當之習至此
誌銘詞之妙殆不可言書迹遒逸之中饒有古拙之

趣俱可愛玩佳物也 孟縣志

汝瑚按誌稱樹樓村今尚稱爲戍樓村特以樹爲戍耳荳村鄉之民竟有千餘年不改者此以知故老流傳之說未可厚非而碑刻之徵驗其益孔多也 仇汝瑚識

修禪道場碑

碑連額高七尺一寸廣三尺三寸五分二十四行行四十七字正書在天台

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碑銘 并序

右補闕翰林學士梁肅撰

朝散大夫台州刺史上柱國高平徐放書

陳修古篆額

天台山自國清上登十數里曰佛隴蓋智者大師現身得道之所前佛大教重光之地陳朝崇之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清廢修禪之號号爲道場自大師殁一百九十餘載大比丘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以啟後學門人比丘法智灑掃大師之書居以護實所門人安定梁肅銘勤大師之遺烈以示後世云大師諱智顗字德安姓陳氏穎川人也尊稱智者感應緣迹載在別傳觀夫治世之經非仲尼則三王四代之訓寢而不章出世之道非大師則三乘四教之旨晦而不明昔如來乘一大事因緣菩薩以普門示現自花嚴肇基至靈鷲高會無小

無大同歸佛界及大雄示滅學路孤別世既下衰教亦陵遲故龍樹大士病之用道種智制諸外道括十二部經發明宗極微言東流我惠文禪師得之於文字中入不二法門以授南嶽思大師當時教尚蔚密不能廣被而室有諸宗扇惑方夏及大師受之於是開止觀法門其教大略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演善權以鹿苑爲初明一實用法花爲宗合十如十界之妙趣三觀三智之極自發心至于上聖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同之煥然氷釋心路不惑窺其教者藏焉修焉蓋無入而不自得焉大師之設教也如此

若夫弛張體用開闔語默高步海內爲兩朝宗師大明
在天光被四表大雲注雨滂施萬物繇是言佛法者以
天台爲司南殊塗異論往往退息緣離化滅涅槃茲山
是歲隋開皇十七年也大名者實之賓教者道之門大
師涵其賓闢其門自言地位示有證入故感而應之應
之之事可得而知也若安住法界現爲比丘等覺歟妙
覺歟不可得而知也當是時得大師之門者千數得深
心者三十有二人纂其言施行於後世者曰章安大師
諱灌頂灌頂傳縉雲威禪師禪師傳東陽東陽與縉雲
同號時謂小威小威傳左溪朗禪師自縉雲至左溪口

驪珠相付向晦宴息而已左溪門人之上首今湛然大師道高識遠超悟辯達凡祖師所施之教形於章句者必引而申之後來資之以崇德辯惑者不可悉數嘗謂肅曰是山之佛隴亦鄒魯之洙泗妙法之耿光先師之遺塵爰集于茲自上元寶應之際此邦寇擾緇錫駭散而比丘法智實營守塔廟莊嚴佛土迴向之徒有所依歸緊斯人是賴汝吾徒也盍紀於文言刻諸金石俾千載之下知吾道之所以然小子稽首受命故大師之本迹教門之繼明後裔之住持皆見乎辭其文曰

諸佛出世惟一大事天台教源與佛同意赫赫大師開

示奥秘載廓要道安住圓位白月麗天天下文明大師
出現國土化賊無生而生生化兩眞薪盡火滅山空道
行五世之後間生上德微言在茲德音允塞惟彼法子
護持淨域此山有壞此教不極
唐元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僧行滿建
按此碑完善文不可辨者僅十餘字今檢天台齊
少宗伯召南所撰天台山方外志要載此碑取以
互校增注于旁而文全可讀但碑書歲月為元和
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志要則云元和六年十二月
蓋誤也碑題台州隋故智者大師修禪道場据志

要云陳智顗即智者大師字德安姓陳氏穎川人寓荆州之華容梁散騎孟陽公起祖第二子年十八投湘州果願寺沙門法緒出家聞天台地記稱有仙宮願息心茲嶺展平生之志時陳大建七年秋九月也初入天台歷遊山水度石梁過僧懸授國清之讖南出見佛隴南峯徘徊晤意夕宿定光草庵指居銀地創修禪道場陳主凡三遣使手書勅詔師悉稱疾不赴入隋晋王北面曰大師傳佛法燈宜稱智者開皇十一年在揚州十三年旋鄉十五年下建業十六年重入天台十七年晋王敦

請出至石城謂徒衆曰吾知命在此故不前進跏趺而逝後仁壽末年忽振錫披衣猶如平昔凡經七現重降山寺一還佛隴此智者之大略也碑文撰者梁肅唐書傳肅字敬之一字寛中世居陸渾建中初中文辭清麗科累授右拾遺母老不赴杜佑辟淮南掌書記召爲監察御史轉右補闕翰林學士然碑有門人安定梁肅之語是當從事佛門奉湛然爲師傳所不及也書者徐放無傳衢州府志名官稱放字達夫元和九年爲衢州刺史此碑當元和六年官台州刺史也篆額者陳修古無攷

碑云天台山自國淸上登十數里曰佛隴方外志
要云銀地嶺在天台縣北二十里一名佛隴即定
光示智者處碑云陳朝置寺曰修禪及隋建國淸
廢修禪之號號爲道場志要云大慈寺在天台縣
北二十九里舊名修禪陳時爲僧智者建益思修
初定乃定光授金銀地之所定光所居號金地此
號銀地皆以土色言之直寺門榜侧號佛隴智者
第二宴坐處隋創國淸更寺爲道場碑云自大師
殁一百九十餘載大比邱然公光昭大師之遺訓
以啟後學門人比邱法智灑掃大師之舊居以護

實所按智者以開皇十七年逝至此立碑之歲爲
元和六年共得二百十五年云一百九十餘載者
當由撰文在元和六年以前也大北邱然者卽湛
然姓戚氏世居晉陵荊溪智者之五世孫年二十
從左溪學天寶大歷間朝廷三詔並辭疾不起晚
歸台嶺建中二年示寂于佛隴法智不詳何許人
髫年離俗憑法升壇晚歲以逕直之門莫如念佛
後于國淸寺兜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無疾而化
建碑僧行滿南浦人往天台聽荊溪說止觀頓悟
微旨因棲止華頂峯下智者院充茶頭其智者大

師道行方外志要所載與碑合

晉周孝侯碑

碑高七尺三寸五分廣三尺九寸六分二十八行行約五十九字正書在宜興縣

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漢二郡太守尋除楚內史御史中丞使持節大都督貣塗中京下諸軍事平西將軍孝侯周府君之碑

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

君諱處字子隱義興陽羨人也氏胄緜興煥乎墳典華宗往茂譜其簡書啓三十之洪基源流定鼎運八百之

遠祚枝葉封桐軒盜烈於漢庭蟬冕播於陽羨二南之
價傳不朽而紛敷大護之音聲無微而必顯山高海闊
其在斯焉祖賓少折節早亡吳初名諮議叅軍舉郡上
計轉爲州辟從事别駕步兵校尉光祿大夫廣平太守
父勛少好學舉孝廉吳寧國長奮威長史懷安錢唐縣
侯丹陽西部屬國都尉立節校尉拜裨將軍三郡都督
太中大夫臨川預章鄱陽太守晉故散騎常侍新平廣
漢二郡太守封關內侯譽紱揚名臺閣摽著風化之美
奏課爲能應往路謳亭孤美灼灼擴劭徇高位於生
前思垂名於身後遂以卒意不違應期出輔洋洋之風

俯冠來萊巍巍之盛仰繼前賢君乃早孤不宏禮制年未弱冠旅力絶於天下妙氣挺於人間騎獵無儔時英式慕縱情寡偶俗弊不欣鄉曲誣其害名改節揩其聲譽遂來吳事余厥弟曮然受誨向道朝闕方斷志而遥詩書便好學而尋子史文章綺合藻思羅開吳朝州縣交辟太子洗馬東觀左丞中書右丞五官郎中左右副史靖恭夙夜恪居官次遷大尚書僕射東觀令太常卿撫難督匡熙庶績　朝廷謐寧使持節大都督塗中京下諸軍事封章浦亭侯國猶多士君實得賢汪洋廷闕之秀昂藏寮寀之上射獸功猶見獻剸蛟

名乃遠揚忠烈道自克修義節情還求布琳瑯杞梓珪璧棟梁君著默語三十篇及風土記幷撰吳書於是吳平入晉王渾登建業宮釃酒既酣乃謂君曰諸人亡國之餘得無戚乎君對曰漢末分崩三方鼎立魏滅於前吳亡於後亡國之戚豈惟一人渾乃大慙仕晉稍遷總統初入拜諮議郎除討虜護軍新平太守撫和戎狄叛羌歸附雍土美之轉爲廣漢太守郡多滯訟有經三十年不决者處以詳其枉直一朝决遣以毋年老罷歸尋除楚內史未之官徵散騎常侍處曰古人辭大不辭小乃先之楚而郡旣經喪亂新舊雜居風俗未一處敦以

教義又撿屍無主及白骨□□收而葬之然以就徵遠近稱歎及居近侍多所規諷遷御史中丞正繩直筆凡所糺劾不避寵戚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案之及氐人齊萬年反朝臣惡其強直皆曰處吳之名將子也忠烈果毅庶僚振肅英情天逸遠性霞騫陝北賈棠遂有二天之詠荆南虔虐猶摽十部之書尋轉散騎常侍輕車將軍迴輸出於新平士女揮淚褰帷望於廣漢鶏犬靡喧振兹威略宣其惠和晉京遥仰部從近欽是時氐賊作逆有衆七萬屯於梁山　朝廷推賢以君才兼文武　詔授建威將軍以五千兵尋辭西討忠槩盡

節不顧身命乃賦詩曰去去廿事巳傑馬觀西戎黎蠹
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至暮斬首萬計弦
絕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怒曰此是吾効節
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韓
信背水之軍未遑得喻工輸縈帶之勢早擬連蹤莫不
梯山架壑襁負來歸戎士扞其封疆農人展其耕織秋
風纔起追戰勇於雷霆春水方生揮揮同於雲雨立功
立事名將名臣者乎元康九年因疾增加奄捐館舍春
秋六十有二　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傅之禮親臨
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淸流

亭侯謚曰孝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
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　詔曰處母年老加以
遠人朕每愍念給其醫藥酒米賜以終年以太興二年
歲在己卯正月十日葬於義興舊原南瞻荆岳崇峻極
之巍峩北睇蛟川濬清流之澄澈娶同郡盛氏有四子
靖玘札碩並皆至性純孝過禮喪親墳前之樹染淚先
枯庭際之禽聞悲乃下遂作銘曰
周南著美岐山表靈宗繁漢室枝茂晉庭畯畯夫子育
特播名幼有異行壯存風烈早馳聞望晚懷耿節頗尚
豪俠弃名　禁闕拾爵從勳允歸明哲輝赫大晉封家

多故式揚廟略克清　天步海濱旣折江淮亦拆漢水
作藩條章斯布俗哥揆日人謠何暮忠貞作相追蹤絳
侯將亭嘉茂遽掩芳猷潛光踢甸返旆吳丘舊闕雖入
鄉路寘浮從榮制藝終非晝遊脊墟以緣清淮自流深
沉素幰緣繞朱旐纍堂寂寂黃泉悠悠書方易折冡榻
難留鐫玆幽石萬代千秋

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

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碑

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

瑯琊承仕榮鐫

勾當造廟廿代孫故湖州司士息瑰　副元惜　宗
錄同晃　宗典士琳　惟艮　與諸宗子同共構造

平原華明素篆額

此碑據舊集抄之中多訛謬文理不接且孝侯既戰
沒而云舊疾增加卒捐館舍尤可笑也考常州志此
碑尚藏于廟而所載亦是如此當是古碑殘滅後人
取斷簡以意補湊之用勒于石遂沿以爲眞耳尚須

博考張溥陸士衡集

宜興周孝侯墓有古碑一通云晉平原內史陸機撰
右軍將軍王羲之書跋尾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

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此
碑後又有一條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名與書
俱模糊而書字微可推嘗是後人因陸機撰下有空
石妄增右軍將軍王羲之書以重其價耳文內初載
處事大約與傳同至於弦絕矢盡左右勸退處按劍
怒曰此是吾効節授命之日何以退爲我爲大臣以
身殉國不亦可乎下忽接韓信背水文差不成何又
云莫不梯山架壑襁負來歸云云元康九年因疾增
加奄捐館舍春秋六十有二天子以大臣之葬師儀
之禮親臨殯壞建武元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曰孝

侯禮也賜錢百萬葬地一頃京城地五十畝爲第又賜王家田五頃詔曰處母年老加以遠人朕每愍念其二年月日葬於義興曾原按處以永平七年戰歿贈平西將軍賜錢葬地及給處母醫藥酒米俱如碑蓋又十五年而元帝稱制追封孝侯建武其年號也時陸平原歿已久矣豈於樹碑之際而爲處後者竄入謚孝侯一句耶然不應以永平之詔移入建武後至所謂梯山架壑奄捐館舍天子以師傅之尊等語又似平原他文錯簡然攷之吳及晉初俱無元康年號不可曉也弇州山人稿

唐人碑多用此真行體蓋祖聖教序來謂太常協律郎黃某書是也其文亦非平原筆似并陸機撰義之書俱後人妄增者書畫跋跋

宜興周處碑元美考據極詳余謂碑中有唐元和重樹等語實出黃某所書其人習右軍者後人見似右軍遂加義之字陸平原文不及論孝侯事重書刻時或以意增之耳而以身殉國以下元康九年等語錯簡則不可曉豈陳從諫刻後又有刻者亂之耶然不應謬妄至此石墨鐫華

張燮編次陸士衡文集收入此篇謂其中多訛謬文

理不援且孝侯戰没而云隻疾增加奄捐館舍明是不讀史者僞作按此碑本唐人之書故業字晉諱而直書不避其於唐諱則世字三見皆作廿虎字二見一作虎一改作獸基作朞豫作預而塗中亦當作涂中三國志吳主傳作棠邑涂塘以淹北道晉書宣帝紀王凌詐言吳人塞涂水武帝紀琅邪王伷出涂中海西公紀桓溫自山陽及會稽王昱會于涂中孝武紀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安帝紀譙王尚之衆潰逃于涂中字並作涂唐人加卩爲滁卽今之滁州而碑作塗非也士衡逸少旣不同時晉以前碑

未有署某人書者其文對偶平仄全是唐人可定爲
僞作也書梁王彤作形尤誤　王宏撰曰按史士衡
兄弟以惠帝大安二年十月見殺於成都王頴又十
四年元帝卽晉王位始稱建武元年而碑云建武元
年冬十一月甲子追贈平西將軍封淸流亭侯謚曰
孝禮也然則已死之士衡又烏知十四年後之事而
預爲云云如此耶又處之戰死在元康七年正月癸
丑今碑云元康元年捐館亦誤金石文字記
予于庚子之春過宜興謁孝侯廟下訪是碑于徐太
守蕆徵以此本相贈乃舊搨本剝落無幾顧炎武曰

此碑塗中之名諸書並作涂而碑作塗非是按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東關無一戰之勞涂中罕千金之費李善本作塗中通鑑嘉平二年吳王遣軍作堂邑塗塘辨誤云塗塘即涂水今滁州之滁河也滁之作塗蓋已久矣金石錄補

余初得周孝侯碑一本其末云唐元和六年歲次辛卯十一月十五日承奉郎守義興縣令陳從諫重樹前試太常寺協律郎黃口書既云重樹則舊碑固已毀然豈無搨本流傳於世而諸先生並不論及豈於舊碑搨本皆未之見耶蒼潤軒帖跋此碑題曰晉王

右軍行書按重樹碑是正書此曰行書想舊碑本係行書而重樹碑自作正書也繼得行書本於好古之家據云此是舊碑其首晉散騎常侍云云及撰人書人皆與重樹碑同惟平原內史上無晉字亭林先生所疑不諱業字而諱虎世基豫字皆書全文其餘則同重樹碑重樹碑業有書人黃某其非右軍自明若行書本疑亦唐人所爲筆法與聖教序如出一轍當是集右軍書也較重樹碑實爲過之觀妙齋金石考略

按此碑譌謬甚多前賢指摘已盡其爲後人僞撰所不待言然字畫頗工疑唐人碑版多有集右軍

書者皆足資書家摹仿故是碑亦存而不刪

保唐寺燈幢贊

幢高二尺五寸八面每面廣五寸八分各五行行十九字正書在咸寧縣

保唐寺　毗沙門天王燈幢贊并序

徵事郎前試太子通事舍人飛騎尉柳澈字直方譔并書

周天宇環四極明照品類陽和發生者其唯日月爵儀含光結躔潛耀曦暉窈昧煒煌掩翳者其唯燈燭而瓊室昕昧幽奧發輝辯拼纖殘無奪物務燈之爲用其大矣哉則有若白毫相如意珠徹照大千傍覩沙界明冠

雨瑯流輝五靈出世之耿光也非獨昭彰曖昧抑亦雨
寶蓮華貨貝紛布以資生靈天莫測人莫辯千載盛事
歸於　我唐於戲道之行也德之修也其或懋建必生
奇偉卓然興之迥拔峩峩其流必大則今之建功立名
位階三事高謝四科文明藻麗者可勝道哉幢之建也
本於　毗沙天王燈之照也興於玉殿霞敞事之源也
肇自平康里蜀之符節掌留務□□別□□闕名□大
曆十一年昇辰以宅奏□□□□□年甲戌□□從道僧
名覺勝爰於寺宇手素　天王容飾未周報齡將謝
祈感　帝夢　帝□□□儀形聿修紺殿斯立

事詳豊碑幢則叙　天王之鎮保唐也□□□□□□□玳靈□□儼若覩相形肅金□□□□□□□□□□□氣□窣塔瞪注持矛傑立而鬼神□□□精□□百由旬內爲依爲怙倉蓄以之□□□□□之安寧日月明於外燈燭耀於內同乎□□□□魄夜朗無宵晝矣至於興感化允人望祈願必遂幽贊多方不可遽數其有奉蔵嘗照華殿燈明不絕歸信如流則其爲福也展無壃之休其益筭也紲靈長之壽當寺

內供奉大德了法上座超證寺主雲戢都維那超元聘良工奉珎財求翠琰而磨之徵雕龍序而讚之

文則陋矣敢揚光烈贊曰
天王垂迹肇與于闐威靈傍洽仰之鈐鍵爰祚　我唐
昭乎變現廓土開壃□騰霜煋其一
惟王有國惟神有靈教與印度德洽大庭鞴□歲紀
天資克成僧藍是託國步爰旋其二
煒煌昭赫邈然　天王炳靈垂休　帝業其昌
翠殿含耀徘徊煒煌慶于闕□祚于保唐其三
元和七年壬辰夏五月十五日壬申建
典學道堅　直歲義暢
盧宏正毗沙門天王記云毗沙門天王者佛之眥指

也左扼吳鉤右持寶塔其旨將以摧羣魔護佛事在開元則元宗圖像于旗章在元和則憲宗交神於夢寐據之則是時正崇奉其教也關中金石記

無垢淨光大陁羅尼咒石刻

石橫廣約二尺零高三寸二分上有四闌闌中刻像每闌闌字七行或六行行八字九字十字不等正書

咒文不錄

元和七年五月　法界生

天水口

裴耀卿碑

碑高一丈廣四尺五寸二十七行行六十六字隸書

唐故侍中尚書右僕射贈司空文獻公裴公神道碑銘

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

賜紫金魚袋許孟容撰

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工部侍郎上柱國長洲縣開

國男歸登書并篆 缺

地配天而萬有生息賢合聖而百常順序 巨唐六

葉明皇帝登寶位之廿一祀得師文臣侍中文獻公口

口階益口鏡照孟潸陳力 推口聡口口口口口

耀卿字子渙河東聞喜人也伯益裔孫非子周封於秦

至桓公少子鍼去國食采於晉其邑曰裴遂爲氏焉自

鋮至□代祖□四葉昭義振□重□□□□□□□□
□□□景仕周舉秀才富平縣令大王父正隋豐州司
馬蘇州大總管府贊治王父脊　皇朝舉秀才授許州
司戸登　明經高科遷□□郎□□□考守眞□□□
□□□□□□□封尉太常博士詳正學士夏官員外成
亭二州刺史贈戸部尚書公即尚書府君第三子也初
河東夫人之夢熊羆神□□□□□□□□□□□□
□□□□□□□□□第聖善中書判入等補蘭臺正
字未幾丁尚書府君憂荼蓼之毀禮不能節服除調集
以太夫人有羸老之疾乞䦨官□□□□□□□□□

□□□□□□□□□□翰系轉國子主簿詹府丞太
夫人捐館莫□溢米哀毀滅性制終除河南士曹參軍
睿宗□嘗列宮寮加朝散□□□□□□
□□□□□□□□□□□□□□時謂溫雅不雜而
繩墨誠陳也亟轉兵部郎中長安縣令　轂下塗多
事弁刓弊相習名迫利誤堅貞鮮遂公更張其□□
□□□□□□□□□□□□□□□□月政稱神
明時李有銜初覬正者出濟州刺史系換宣冀二州清
明愷悌三郡一政物皆饒阜人不忍欺而濟陽信都□
□□□□□□□□□□□□□□□□□□□□除

左庶子仍領崇文館事疾閒復拜戶部侍郎尋遷京兆尹　上曰神都地有歸會豈□更宜處風化取則付之於卿公下車而□□□□□□□□□□□□□□革□漁奪兼并者讓田而市義穿窬椎剽游惰苦窳莫不耿禁令而却走覩條經而易業　明皇帝嘉器任□適毋前席以聽□□□□□□□□□□□□□□糶貴將幸活也　上徵救人之術公述陳王者損上益下宅土中關內之利因奏鼎新漕運以廣儲廩置河□三門□岸集津倉□□□□□□□□□□□□□□有陘東之積中都有不涸之饋功賚神

化利及億兆逋負之徙征徭之甿追琢貞珉詠謠仁智今存于道左

明皇帝舉勞旌善擢授□□□□□□□□□□□□□□士天下轉運都使尋遷侍中加銀青光祿大夫又以千畝五推之禮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張九齡奏請和鑪鍩欽公以爲□□□□□□□□□□□□□□□夷州刺史楊□贓汚

詔下□寵仍杖六十公以爲郡守當父母百城鞭□實虧拊□敬以流代死

聖朝之寬典也殘毀□□□□□□□□□□□□□□□□□□河西隴右兩道節度公密疏曰嘉運長□趫悍勁勇闕於沉深計

慮矜功侮敵恐未百全後果喪師失律大起邊患三者
皆悉□□□□□□□□□□□□□□□□□藻
而衡之動由其極齊□□□溥博幾□用有藏晦中無
磷淄推功與能癉惡□違皆所以載編簡而成乎表式
洽□闕而播□□□□□□□□□□□□□□右
僕射　上嘗命畫工寫貞圖于凌煙閣　手制曰所
謂傳神國之故事自武德至是宰輔一百八十七人登
丞相左右揆其一其□□□□□□□□□□□
□□□盈□若虛貴而作卑衣無華祿食不珍異正考
父之益恭晏平仲之矯時蘧瑗之暮夜匪懈孫□之衣

衾不飾取類前志我無媿心□□□□□□□□□□
□□□□□□□著蔡俱與公結金石之契□□□律
之□王□昧趂爲牙期也濟川中止孰主大鑪難老不
錫曷云輔善以天寶三載七月十八□□□□□□□
□□□□□□□□□□□□震悼罷朝贈太子太傅
謚曰文獻以其年十月歸葬絳州稷山縣姑射山之陽
尚書府君塋東四里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
□□□□□□□□□□□□□□□漢敷□□□登
德祖同敷綜皐最知名綜官至吏部郎中皐官至給事
中郎中淑吏部侍郎佶京兆少尹武給事中□諫議□

□□□□□□□□□□□□□□□□□□闡之益
於□詞推麗則之雄由不及道賞踐門闈功德儀刑將
垂芳於不朽發揮鑽仰孰授簡之當仁銘曰
日月貞明洪鈞造物股肱匡載變化陰騭　於赫明
皇道蹤昔王聿求仁哲俾闡昭光文獻膺時慶胥未□
□□四靈□□□□□□□□□□□□□□□□□
世風流慶存翼子貽孫江海華藻圭璋後昆靈源之上
姑射之下幸府兆域□曹松檟照燭葳蕤崢嶸豐碑絳
□□□馨稷下闕

元和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立

將仕郎守恒王府參軍姜濬摸勒并刻字

按此碑撰者許孟容結銜云正議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上柱國高陽縣開國子賜紫金魚袋舊唐書傳孟容字公範京兆長安人元和初遷刑部侍郎尚書右丞四年拜京兆尹賜紫新書不云賜紫改兵部侍郎新書無此官終尚書左丞東都留守其封高陽子兩傳皆無也書者歸登舊傳云登字冲之蘇州吳郡人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超拜給事中賜金紫遷工部侍郎官終工部尚書碑結銜工部侍郎與傳同而不書賜金紫至長洲縣開國男則傳所無也

傳又稱登有文學工草隸而不言其能篆書此碑登書并篆額又集古錄載白嚴大師懷暉碑亦登篆額是登兼工篆也碑稱耀卿字子渙新傳云字煥之與碑異傳又云絳州稷山人碑云河東聞喜人地理志聞喜與稷山同屬絳州州屬河東道唐時河東道所屬有河東郡碑稱河東是道非郡也碑雖稱其貫曰聞喜而其後歸葬仍在稷山故稷山聞喜碑傳互見也碑叙耀卿先世□□□景大王父正周隋書皆無傳王父眘考守貞新書裴守貞傳云後魏冀州刺史叔業六世孫碑不叙及父眘隋

大業中爲淮安（舊傳作淮南）司戶參軍郡人楊琳田瓚等亂無敢害護送還鄉貞觀中官至鄭令碑不載隋官傳不備書唐官皆互有詳略舊傳又載守眞舉進士應八科（新傳作六科）累轉乾封郡尉（新傳作乾封尉與碑合）尋授太常博士天授中爲司府丞出爲汴州司錄（新傳作司馬）累轉成州刺史徙寧州卒贈戶部尙書（舊傳無贈官）碑惟詳正學士夏官員外爲兩傳所無餘碑傳皆合碑云公即尙書府君第三子也舊書守眞傳云子子餘次弟巨卿耀卿是耀卿爲第三子與碑合新書耀卿傳云守眞次子與碑異也宰相

世系表載叔業北齊爲南兖州刺史初歸北號南來吳裴事後魏爲豫州刺史叔業第三子簡之簡之之孫景富平令（與碑同）景子正隋散騎常侍（碑不載）正子眘字歸厚（碑傳俱無）南鄭鄭令眘次子守眞字方忠（兩傳無）邠寧二州刺史（與碑傳之作成寧者異）守眞長子子餘次巨卿次耀卿是耀卿亦作第三子與碑合碑載耀卿歷官多與兩傳合惟碑稱書判入等補麟臺正字傳作祕書正字爲不同又碑于長安縣令之前先除左庶子領崇文館事右僕射之下爲貌圖于凌煙閣兩傳皆無而傳于拜祕書正字之後

補相王府典籤齊州刺史後歷宣冀州刺史開元
二十年副信安王禕討契丹二十四年累封趙城
侯今碑皆略之或在泐文中不得見也又開元三
十三年破奚契丹後羅卿與李林甫同奏請刊石
勒誦書奏批荅見前此碑亦未敘及又碑云轉運都使尋
遷侍中傳則云轉運使無都字又碑敘鼎新漕運
以廣儲廩下文多泐據新傳云置河陰集津三門
倉引天下租繇盟津泝河而西三年積七百萬石
省運費三十萬緡可據以補碑之泐至碑所云逋
負之徒征徭之甿追琢貞珉存于道左是當時立

碑頌德政也而今不傳碑云有子八人遂泛淑綜延餘人皆泐下文又有皇官給事中郎中兩傳惟載綜及綜子佶世系表則有六人曰遂泛泌綜皐延與碑互異耀卿以天寶三載十月葬此碑立于元和七年十一月距其葬又六十九年以牘度之是其孫佶官國子祭酒工部尚書時所立立碑之明年佶已卒矣耀卿有孫七人曰睍收彪佶琉武堪今惟佶武見于碑餘亦泐矣

李輔光碑

石高廣各三尺九寸三十七行行三十六字正書在咸陽縣

唐故興元元從正議大夫行內侍省內侍知省事上柱
國賜紫金魚袋贈特進左武衛大將軍李公墓誌銘并序
朝議郎行尚書刑部員外郎崔元略譔
宣德郎前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書
夫王者統極垂理其外必有英哲宣力股肱其內必有
專良布達心膂以成帝道古今而言君臣相會兼之者
鮮矣厥有　內侍李公可謂會而兼之者也　公監軍
河中以元和十年正月十七日薨于官次行路悽咽元
戎以聞　皇帝軫悼寵以殊禮褒贈特進左
武衛大將軍品冠　朝端位崇禁衛　詔下

之日人不謂優有以見　公出入中外始終無過之地
矣　公諱輔光字君肅其先京兆涇陽人也曾祖望
皇京兆府華原縣令祖萬琦　皇涇王府長史父
思翌　皇涇州仁賢府左果毅賞緋魚袋　公卽果
毅之第三子也質表華茂氣懷恭敏建中歲
德宗御宇將以內臣干國率多縱敗思選賢妙以正
宮掖故　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內養俄屬
皇輿巡幸　公于斯時參侍指顧應對皆愜遂賜綠超
授奚官局令勳以元從之号其年又遷掖庭局令興元
初　鑾輦入宮闈　公屢含天憲復命之日皆

中機要選內寺伯時有北虜入覲將以戎馬充
獻數盈累萬　國朝故事每一馬皆酬以數十縑
帑拒之即立爲邊患受之即王府空竭　公承
命爲印納使迎之朔陲諭以信實交領之際虜不敢欺
必以精良□□後充筭省費之技億兆相懸生靈所資
安危是繫即　公之於國可謂有大功矣　聖情
歡悅遂有銀章朱紱之賜由是方隅重事咸所委屬嶺
嶠之南漸于海日邕管地偏人狡□□□將有蚪溪洞
連結爲盜者僅廿萬衆　王命稽擁逮于周歲隣
道節使咸請進討　德宗皇帝凡曰以吾人

伐吾人逸之弃利於是命　公招諭□□□□遽臨所
部公乃訊詰疑懼昭示　恩威浹辰之間咸知所
嚮公素練兵機具見腹□□巡視川谷占其要害奏請
於海口置五鎮守扼至今怗然人受其賜獻功未幾又
屬太原軍師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
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守　公馳　命安撫下車乃定
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晏如十五年間去由
始至遂　特恩遥授內給事又有金章紫綬之賜
元和初　皇帝踐祚旌寵殊勲復遷內常侍
兼供奉官明年銀夏神將楊惠琳西蜀副倅劉闢或以

長師蘉殁皆恃塞恬險初有邀　君之心終成悖
亂之跡　公密表請發當道步騎誅討功成之日優
詔褒美曰卿志懷嫉惡情切奉公繼遣偏師剋平
二寇雖嘉將帥之勤足見監臨之効拜內侍省內侍知
省事中署之貴寵極於此尋因入　覲懇請罷侍
乃充鴻臚禮賓使又轉內弓箭庫使曾不累月
皇帝以蒲津重鎮監統務切復除河中監軍兼絳
州銅冶使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交代之際人
心如一斯蓋　公約己廉与士信靜專動和推安便物
之所以故也　聖恩表異圖形省閣易簀之日享年

七十有四以其年四月廿五日吉辰遷窆于涇陽縣咸陽原之陰　詔下所司備鉦鼓笳簫儀衛禮物　中使監導出于都門榮觀路人寵被幽壤仕君子聞者咸亦知勸　夫人輔氏邑号扶風郡閨儀端懿母德温淑如賓之敬見于壼禮有子四人長曰希晏前將仕郎掖庭局宮教博士次曰仲昇開府儀同三司撿挍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史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次曰希進內養將仕郎守內侍省內府局丞次曰希昇並皆克奉規訓志存忠孝懿勳茂績始見其進也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以元略長兄嘗賓于北府以元略又從事中都

供餽　內侍之德將命錄實見託爲誌勒之貞石且無
愧詞銘曰
涇水之涘高原堀起其上新墳葬我將軍將軍之德實
彰家　國水竭原遷斯文乃傳

右碣在縣東北五十里高陵界王氏圃中完全未裁
土人傳先年涇河南岸崩壅水絶流三日是碣適出
銘載水竭原遷驗矣甚奇並記咸陽金石遺文
文稱門吏晉州司法參軍巨雅此輔光爲河中監軍
所除唐時士人而出於內侍之門者蓋不少矣輔光
少選入內而有夫人輔氏子四人唐之宦官有權位

者則得娶婦史之所載高力士娶呂元晤女李輔國娶元擢女皆奉勅爲之而楊復光至假子數十人又後漢書劉瑜傳言常侍黃門亦廣娶妻周舉傳言豎宦之人亦復虛以形執威侮良家取女閉之至有白首殁無配偶逆於天心單超傳言四侯轉横多取良人美女以爲姬妾則固不始於唐時也　碑內宮掖作官踐阼作祚士君子作仕皆誤虛藏用書蘇許公碑亦以踐阼作祚字記金石文

碑云輔光爲河中監軍使者盍監張宏靖軍也巨雅元略之弟巨雅曾爲晉州司法元略又官于中都故

撰書此志以記功德關中金石記

史稱元略爲京兆尹牧貸錢万七千緡爲御史劾奏詔三司雜治元略素事宦人崔潭峻頗左右之獄具削兼秩而已此誌云元略從事中都素飽內侍之德其曬于宦者可知誌稱太原帥李自良薨于鎭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害甲士十萬露刃相向公馳命安撫下車乃定使充監軍使前後三易節制軍府宴如十五年罔去猶始至李自良卒於貞元十一年三易節制謂李說鄭儋嚴綬也通鑑河東節度使嚴綬在鎭九年軍政補署一出監軍李輔光綬拱手而已

裴垍具奏其狀請以李鄘代之事在元和四年自貞元十一年至此正十五年矣然則輔光之去河東亦在元和四年而是年復除河中監軍也輔光以監軍兼絳州銅冶使絳州銅冶置使亦史所未載也云自元和四年至九年元戎四換以史考之蓋王鍔張茂昭張宏靖趙宗儒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云輔光建中歲以良冑入侍充白身內養超授奚官局令勳以元從之云云又太原口餉李自良薨于鎮監軍使王定遠爲亂兵所害云云又除河中監軍兼絳州銅冶使又有聖恩表異圖形省閣之文舊

唐書宦者傳元和長慶以來高品白身之數四千六百一十八人誌稱輔光充白身內養白身自爲宦豎淸貧逮元和後號始猥濫而內養之名不見于志惟楊收傳有內養郭全穆此其可証一也食貨志大歷四年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職官志諸鑄錢監絳州三十鑪誌稱輔光兼絳州銅冶使當以鑄錢重其事特設此官葢權宜爲之不見于史尒史于職官內皆書勳號功臣有圖形戢武閣凌煙閣而內史省諸官獨缺錄今誌稱勳以元從圖形省閣宦者殊寵于斯極矣又王定遠

見李說傳王定遠欲謀殺說後知事敗走登乾陽樓召其部下將卒多不之應比夜定遠墜城下槎枿傷而不死有詔削奪長流崖州據誌則爲見害于亂兵誌宜得其實輔光有妻輔氏子四人希晏希遷宮內侍省希昇無官惟仲昇官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詹事兼殿中侍御充河東節度保寧軍使行次既不從希官又不爲內侍益必輔光之勢冒爲閹兒以希規進取者崔元略傳元和十二年遷刑部郎中据此誌在十年署銜員外郎殆以是叙遷也元略以士人爲閹官諛墓諂言與兒從事中都俱飽內侍之德將

命錄實且無媿詞攷元晊嘗以諸爻事內常侍崔潭峻則其諂附出于結習固不知其言之醜也授堂金石跋

盧公夫人崔氏墓誌

石高廣二尺一寸五分二十五行行二十五字正書在洛陽

唐故河南府司錄盧公夫人崔氏誌銘

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賞從直撰

公虁書

元和甲午歲有夫人崔氏粤華宗令人德門賢婦以首秋再旬旬外五日終于東都正俗里之私第享年六十九嗚呼毋儀厚德婦道宏訓令問如在誰其嗣之夫人

諱積号尊德姓博陵安平人也東漢魏晉延燿不息迨
至本朝宜昌而熾曾大父通許州司馬王父知愻祕書
丞贈國子祭酒父倫　代宗朝以前御史中丞使
吐蕃拜尚書左丞殁謚敬公伯曰譚左司郎中伯曰榮
右補闕叔曰殷衡州刺史而皆以禮自持用榮爲誡善
慶所及夫人益光夫人即敬公之季女也年十有一歸
于范陽盧公惟公人倫碩德冠冕良材往踐王畿滯登
臺閣器業尤重紀綱洛川貞元己卯先夫人而屈於命
夫人晝哭捐軀未忘誓志無違撫育不易慈仁尅己成
家樹立餘業過此則修學大悲一切解脫夫人元晁衍

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池三州殁謚懿公夫人與公孝慈以類告終歲月十稔而同同氣之言於斯可驗矣夫人有男一人女二人女則組紃稟訓婉娩承華結褵從夫榮耀他族男曰從雅頃歲辟名　制有成命參佐戎律換万戶尉終養不虧十年向晦丁艱筮宅龜疚其懷初司錄府君先卜梓栢谷口因而祔焉至是問從祔于蓍龜不兊問改祔于蓍龜襲吉君子曰傳無不之今則何遠乃歲十月六日奉夫人轜襚啟府君東北九里合防以虞陵谷順也嗣子謂從直泰懿公顧眄又備末姻倘戴恩光早詳勳閥託之琬琰貽厥彤人銘曰

夫人之生榮耀勳華鳴環適人慶彼夫家姻族專懷靡
不稱嗟溫玉貞松保厥終始母儀婦道遺範已矣雪涕
鮮原反覆孝子

誌前列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賓從直撰後列公變書
名而不氏未知其于崔盧何屬也從直見宰相世系
表壽官兼殿中侍御史與誌合崔氏曾大父通許州
司馬王父知懸秘書丞贈國子祭酒父倫代宗朝以
前御史中丞使吐蕃拜尙書左丞殁謚敬公案倫附
新唐書子衍傳寶應二年以右庶子使吐蕃虜背約
留二歲執倫至涇州遇爲書約城中降倫不從更因

暹婆城閱六歲終不屈乃許還遷尚書左丞以疾改
太子賓客卒倫加官爲常衮草制見文苑英華云頃
以昆夷之俗繼好勤誠不忘殺懷喻我文告乃命太中
大夫守前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上護軍賜紫金魚
袋崔倫宣明威惠撫柔西海終能復命亦既序成云
云可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左丞與誌所言拜尚書
左丞合誌言伯曰諲左司郎中仲曰榮右補闕叔曰
殷衡州刺史元昆衍德宗朝以御史大夫觀察宣歙
池三州殁謚懿公衍本傳云遷宣歙池觀察使與誌
合而以御史大夫出任于外史失載衍見舊唐書孝友傳略其論不

著未若新書之詳又誌稱叔曰殷卽傳稱倫弟殷趨向衍所

禀擧送夫人所書也誌夫人書其伯叔及兄金石例

冗濫牽附無過斯者非可爲式也授堂金石跋

金石萃編卷一百六終